

一一八. 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請葡萄牙政府迅速考慮採行措施及改革以便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第五段則謂:

“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利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又大會於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中正式確認安哥拉為憲章第十一章所稱的非自治領土。

一一九. 這些決議案均說到立即。它們想勸請葡萄牙使安哥拉人民獲得獨立。但是安哥拉人因我們的號召而得到什麼?報告書只能提出一項有效改革,對安哥拉人有實際重要意義,這就是正式終止“土著民”身分人士與其他人士在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差別。但是此項改革亦是虛多實少,因為此事雖在理論上可使前“土著民”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但舊日的被選舉人與選舉人的教育、財產及其他資格規定仍然有效。小組委員會列舉的其他立法措施似僅係現有法規的訂正及合理化,而非規定有效匡正辦法。

一二〇. 最後,葡萄牙當局自稱對安哥拉具有崇高目的,並堅持廢止一九五四年法規後,安哥拉人可無需要求獨立。我們甚且聽說多數安哥拉人現在自認他們為葡萄牙公民,即令讓他們獨立,亦將遭他們拒絕,安哥拉境內的紛擾係外人顛覆活動所致。

一二一. 小組委員會安哥拉情勢報告書否定了葡萄牙的看法,證實紛擾起於安哥拉人民對里斯本指揮的殖民地統治的真正抵抗。小組委員會又對葡萄牙政府不管聯合國特別要求停止壓制措施,反而繼續這種措施的事實,表示關切。衣索比亞代表團痛惜這些措施,它們反映葡萄牙拒不承認現代非洲的政治現實。

一二二. 我們適當顧及衣索比亞與葡萄牙間自十六世紀以來所存在的歷史聯繫,衣索比亞歷代以來為自由及獨立理想而作的堅持鬭爭,以及它協助解放非洲大陸的傳統任務,願極力促請葡萄牙放棄其不合時宜的同化政策、鎮壓政策,改而接受現代非洲的現實,讓安哥拉獨立。我們堅信如此接受安哥拉人民的意願,當可造成一種政治及社會氣氛,有助於安哥拉與葡萄牙的永久關係中建立起和平及睦誼。

一二三. 在我結束之前,我願以共同提案者之一的資格,略論決議草案 A/L.384/Rev.1。該決議草案圖將我們對於安哥拉問題的基本立場形於文字。決議草案完全在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規定的範圍內,尤其是在題為“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範圍內為安哥拉人民表明立場。因此我們誠懇希望此間集會的所有各代表團能夠認識該決議案的根本精神為確保安哥拉人民的福利,予以支持,使它能獲得一致通過。

午後五時二十分散會

A/PV 1098

第一〇九八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 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 主席: 在請發言人名單上所列發言人發言之前,我要請大會注意訂正四十四國決議草案[A/L.384/Rev.1]所涉經費問題聲明的訂正本[A/5085/Rev.1]。

二. 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 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認為在參加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辯論時,不可

能不首先提請注意續開第十六屆會開幕時所有的特殊氣氛。這種氣氛的特徵是其目的,而且時常是其效果,為打擊聯合國的聲譽,對各代表團加以無可容忍的壓力,用意顯然是破壞我們對於議程所列關於解除殖民地的重要問題的討論結果。

三. 錫蘭代表數日前[第一〇九一次會議]在這個講臺上發言時,曾提到葡萄牙總理與聯合王國外交部長對聯合國的猛烈攻擊。但事實尚不止此,自第十六屆會第一期會議結束後,有人不斷說到聯合國的危機,嚴重危險,及破產之慮。人們公開指責許多非洲及亞洲國家,據說它們以投票的力量,推翻了既有的習例、傳統與多數,其實它們的真正罪狀只是堅決推動解除

殖民地的政策。聯合國及其在剛果和其他各地的行動，沒有一天不受報紙、廣播及許多政治家的演說的猛烈批評。這一切造成了似圖在各小國代表團散佈恐慌的氣氛。

四．我們知道促成此種煽動攻勢者是第十五屆會與第十六屆會第一期會議中通過諸措施的內在積極性質。

五．有鑒於此，我們必須在此地很坦白地說我們對所發生的任何情事，並不驚異。相反地，我們期待這種煽動與殖民國家陣營中的這些急難呼號。唯一可稱驚異者為其活動的範圍及其所使用的工具之多；但為求了解這些污蔑及迫脅攻勢的起源及力量，我們必須追溯到聯合國的根源，草擬聯合國憲章的金山會議。

六．幾內亞元首杜雷總統於其一九五九年〔第八三七次會議〕及一九六〇年〔第八九六次會議〕在這個發言臺上的兩次發言，以及最近我國外交部長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第一〇二〇次會議〕的發言，充分強調了非洲及亞洲各國人民，尤其是幾內亞共和國，對這個國際組織的憲章所作的基本批評。憲章係為確保以正義、公平及所有各民族自由為根據的永久和平而訂的。對它的基本批評是迴避了極關重要的解除殖民地問題。我們知道由於某些巧妙的手段，殖民國家竟能阻止旨在確保所有各民族自由的金山會議關切到需要最迫切的各殖民地人民的命運並求問題之解決。由於這些因同盟政策而易於運用的手段，殖民國家甚且在某種程度內獲得成功。經由建立託管制度而使聯合國捲入其殖民事業。

七．由於這種種原因，非洲及亞洲各國人民雖然深感失望，卻不灰心，以其所有的一切方法，致力於解放鬭爭，一方面在非洲及亞洲現地進行，一方面在一切可能的場所，尤其是在聯合國，向國際輿論呼籲。現為本組織會員國的非洲及亞洲國家的數額，提供了解放運動成功的最具體證據。

八．在聯合國階層，我們覺得有理由認為我們和平奮鬥的最高成就是通過准許所有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立即並無條件獨立的鄭重宣言〔見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該宣言是非洲及亞洲殖民地人民期待聯合國做到的公正改革，用以補償他們在金山會議中所受的不當待遇。

九．我們今日所痛心的情勢是非洲及亞洲各國人民對其壓迫者殖民主義所獲得的這種主要勝利的後果之一。因為殖民國家雖在各地被受壓迫人民求解放的

不可動搖意願所擊敗，受國際輿論的譴責，並由聯合國命令它們交出其所竊取的特權，但它們仍不願意解除武裝。這些國家不復能利用聯合國為實施其控制與剝削政策的方便工具，就運用其所有的一切經濟力量，煽動報紙攻擊聯合國的攻勢，不惜稱聯合國為陰謀顛覆的工具，並且公開說到非洲及亞洲多數國家對聯合國造成的崩裂威脅。

一〇．無論如何，這些範圍廣大的策略不可能掩飾殖民國家陣營中的恐慌，反更加强我們的深刻信念，認為解除殖民地制度連同裁軍問題，而且事實上還在裁軍之前，是聯合國必須加以處理然後方能實現其保障並增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目的之最嚴重國際問題。

一一．在此次續開屆會之初，我們必須正告這些殖民國家，這些須負不幸分割非洲及亞洲的責任，今日仍圖以一切手段使我洲全部巴爾幹化的國家的敲詐企圖對我們不生作用，它們的威脅也並不使我們害怕。對所有破壞我們團結，而現在對聯合國內非洲及亞洲國家的數目不滿者，我們宣告決心不聽受他們的命令，不討價還價，不出賣非洲各國人民的榮譽、自由與尊嚴，我們有堅定的決心，要用我們所收復的主權，作為有效工具，以求解放我們在非洲仍受外國統治的所有弟兄。

一二．這些大驚小怪的攻勢，這些失敗主義的策略，甚至許多國家，包括若干大國在內，所抱的反抗及破壞態度，均不能阻止我們以全力奮鬥，使聯合國成為所有國家的利益均能調和的中心，奠定真正有成果的國際合作的基礎。為求達成這些對世界和平極關重要的目標計，我們認為必須首先以積極方式解決解除殖民地制度的主要問題。

一三．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抱有這種誠懇信念，本着這種深刻的情緒參加關於安哥拉情勢的重要辯論，具有寬慰及特別滿意的心情。這種心情有許多理由。

一四．首先，我代表團欣悉續開第十六屆會議程上的所有項目，差不多均與殖民地問題有關，如安哥拉、盧安達烏隆提及非自治領土情報等問題。

一五．此外，關於安哥拉這個問題，我代表團特別滿意指出此項目既為逕由大會討論的唯一項目，我們就可以有必要的時間對這個辯論予以一方面因安哥拉人民的壯烈犧牲，一方面因控訴中被控一方的特殊性質而應有的鄭重處理範圍及重要性。

一六．而且，我們不能掩飾我們滿意之處者是殖民主義的罪魁，負對非洲與亞洲人民極多罪行及極大痛苦之責者，第二次，而且在全體大會中，再受審判。這個殖民主義被迫退到其最後陣地，被逐出美洲，被趕出差不多亞洲全境在絕望之下緊緊抓住非洲不放，當以葡萄牙為其最好的代表，備具其倒行逆施、不合時代及爆炸性的特徵。看葡萄牙對非洲及亞洲身受其害的人民，對所有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對整個聯合國，甚且似乎對它自己的盟邦，而且無論如何是對國際輿論，如此悍然反抗，實係怪事。

一七．葡萄牙各重要政治家的激烈言論，及葡萄牙政府的代表最近在這個發言臺上所作空前強橫無恥的謬論，全都可以證明並證實葡萄牙沒有得到任何教訓，也沒有忘記什麼，它完全在事理之外生活，不能適應我們現時代的要求。悲劇的重點是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帝國雖告崩潰，處在民族主義高潮澎湃的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制度卻提供極端保守主義的荒唐景象，圖以壓迫、暴行及屠殺而拚死自保。

一八．當然，一切殖民地制度都是邪惡的，一切殖民者都負有沈重的罪行惡跡，由歷史在國際關係史記載下黑暗的篇幅。許多這種國家政府曾在某些時期擔任殖民地悲劇的要角，連續在歐洲、美洲、亞洲及非洲引起流血。但是，應該知道的是許多這些要角今日均淪為幕後角色，有些甚且成為旁觀者，空在新殖民主義的陰謀中為其永遠喪失帝國的不幸遭遇所造成的失望覓取微薄的補償。

一九．至於葡萄牙，自它於一九五五年加入聯合國以來，就成為在聯合國中努力求取自決原則及所有民族獨立權利的勝利的一切反殖民主義力量深思熟慮以謀對付的一個主要對象。

二〇．我們無需說到大會第十一、十二及十三屆會中所作的無成果努力，但可說在第十五屆及第十六屆會中，葡萄牙以其在安哥拉的行為及其在聯合國中的一般態度，足可有資格居於被指責為殖民主義者的前列。

二一．須知在第十五屆會中，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一五四一(十五)及一五四二(十五)均直接並主要以葡萄牙殖民主義為對象，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¹亦然，這兩件決議案主要均論及安哥拉情勢。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二二．關於本屆會，議程上兩個重要項目即項目二十七及七十九，均專論葡萄牙。

二三．項目七十九題為“葡萄牙政府不遵行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曾於第十六屆會第一期會議中詳加討論，結果通過了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堅決譴責葡萄牙政府仍賡續不履行其為會員國的義務。

二四．項目二十七論安哥拉之情勢，實與另一項目為表裏，但在所有各方面均有令人關切的更嚴重原因。因為此次不僅是葡萄牙政府不履行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的問題，而且尤其是不履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問題。應予指明的是這兩件決議案均明白強調葡萄牙堅持不當行為所形成的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二五．我們今日所有的問題是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的重要報告書的問題，該小組委員會的任務規定曾經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確認並增強。我們仔細看了該報告書[A/4978]。它雖然大體上說明了若干具體事實，提到安哥拉真正情勢的若干可注意方面，備悉安哥拉民族主義者的嚴重忿怨，提出若干極合時宜的提議，但該報告書具有若干缺點，作者們自請注意，據說主要係由於葡萄牙政府不予合作，該政府公然反抗聯合國決議案，絕對不准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領土。但我們認為這些困難及挫折並不能完全解釋報告書中若干文字及內容方面的缺點，我們認為有責任略加說明，以求有利於坦白及公正。

二六．首先，從文字的觀點言，我們頗感遺憾者為報告書中有許多段，尤其是第四二九段及其後諸段，處處以“叛徒”及“叛變”字樣論及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又以“部落社會”、“部落領土”及“部落効忠”及許多與染有殖民主義氣味的文章中常用的那種術語相類似的詞句，描述我們社會中的若干特徵，以及本事件中的非洲團結的最崇高表現。

二七．但我們最感不滿者是關於報告書的實體。首先，我們痛惜小組委員會陷入葡萄牙政府對它所設的圈套。小組委員會要進入安哥拉的要求雖遭無理及輕蔑的拒絕，但它授權主席接受里斯本對他個人發出的邀請，因而造成淆亂，必然對我們所接到的報告書有影響。此項初始錯誤的一個後果當然是在報告書中使用葡萄牙政府供給的情報，雖然葡萄牙外交部長明確聲明所提供的情報與文件不能“認為係依憲章第七

十三條的規定遞送”，亦不在“大會最近通過各決議案範圍之內”〔同上，第六十八段〕。

二八．除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所規定者外，小組委員會別無任務規定，乃屬顯而易見，因此，使用此項情報的決定最少是極有疑問，而且我們認為是嚴重的失誤。根據所使用的文件，我們很驚奇的看到某種堅持葡萄牙在非洲的所謂歷史使命的情報，並看到這種論調與關於虐待、油漿炸彈及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進行殘害人羣政策的許多其他壞的方面的調查結果並列。

二九．此外，報告書也提到以經濟、社會及其他改革求進步的必要。提出這些主張即令具有誠意，我代表團亦覺得有違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精神與文字。這個決議案謂凡以政治、經濟或社會缺乏準備為理由而延不准許獨立，係不能成立的藉口，而相反地強調必須無條件並無保留將所有權力移交屬地人民，使他們能够享受完全獨立與自由。

三〇．並應指出的是葡萄牙的一貫立場，人所皆知，足可消除與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誠懇合作的任何可能，使我們可以說在現有情況下，葡萄牙絕對不可能進行它五百年來竭力避免的獨立準備工作。

三一．報告書中最嚴重的錯誤當然見於第四五〇段及其下諸段，小組委員會似認葡萄牙宣布的改革笑劇為葡萄牙的安哥拉殖民政策中自由主義的徵兆，或為葡萄牙政府願與聯合國合作的表現。反對此說的最好理由見於該報告書的其他部分，它多次強調葡萄牙此項行動的宗旨為：第一，違反聯合國決議案而便利同化安哥拉人(第四六一)段)；第二，加速葡萄牙人在安哥拉新定居，以便以有計劃的在安哥拉所有肥沃土地安置軍人移殖民政策而“永保葡萄牙主權”(第四六三段)；最後，淆亂國際輿論(第四六七段)。

三二．報告書的許多其他部分，尤其是第四六九段、第四七二段及其下諸段，提出了可爭論的問題及我們認為頗不合時宜的建議，例如預備自治，及保障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利益及資產。

三三．我們認為這一切主張均堪遺憾，且無論如何不在小組委員會任務規定範圍之內。它的任務規定由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加以嚴格限制，但因葡萄牙政府的阻撓政策，致令小組委員會不能完全履行其任務。

三四．我們雖有這些保留，但很感謝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在許多困難之下，多所努力，向聯合國提供一件重要報告書，在大體上證實安哥拉情勢極端嚴重，及葡萄牙政府公開反抗聯合國。

三五．關於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於其報告書第四三〇段中否認葡萄牙所稱安哥拉的嚴重事況係外國干涉所致的偽造之說並連續指出葡萄牙政府違反聯合國決議案，繼續使用武力(第七十六段)；繼續一切方式報復行為，尤以可成為將來安哥拉國家領導人的知識分子為對象(第一二五段)；安哥拉情勢益見嚴重，尤其是在許多地方散布恐怖與荒涼的轟炸行為(第八十九段)；使用油漿彈，及破壞與恐怖武器(第一二六段)。最後，報告書於第四三七段中總結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政策的结果，提到若干萬人的死亡，十五萬難民逃亡，幾如戰爭的氣氛，強暴行為，企圖剷除或消滅種族團體即殘害人羣所造成的恐怖，更不用提到破壞財產，放棄村落，嚴重經濟影響，及益見增加的仇恨，有害各種族團體間為求該領土及其人民進步的任何合作。

三六．簡言之，報告書提供了葡萄牙政府不合作及公開反抗聯合國的許多明顯實例。報告書中處處有葡萄牙當局強橫無理的明顯及充分證據。

三七．在第五十七段中，報告書說到葡萄牙不准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使它不可能有機會就地查核向它提供的情報，並自由獲得其他情報，以便編製安哥拉情勢的更完備研究。在報告書第七十六段及其下諸段中更明確具體地提到這種不合作及這種違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情形。

三八．作為這一切事實及觀察的結論，小組委員會於報告書第四四六段中表示遺憾指出葡萄牙政府未肯與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合作，實現安哥拉人民的合法願望，因之未能履行其作為會員國須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的義務。

三九．為求充分了解這個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極重要辯論的全部意義與範圍，要緊的是須在其真正範圍內加以考慮，這就是殖民主義最後力量與非洲民族主義的鬭爭。如我們一貫所想所說，安哥拉是一個實例，也是一個象徵：是葡萄牙統治下所有非洲人民爭取全部解放的壯烈犧牲的實例，是非洲所見到的最盲目、最殘忍及最開倒車的殖民主義的象徵。

四〇．不管我們說的是被箝制的莫桑比克，是已成為巨大軍事堡壘及自幾內亞共和國獨立後成為巨大

集中營的所謂葡屬幾內亞，是綠角羣島，是我們所知道已成為非洲民族主義英雄們囚禁地的聖多馬及太子島，我們隨時隨地均可看到葡萄牙殖民主義與非洲民族主義作同樣的殊死鬭。

四一．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很容易了解在這個辯論中，當然一方是葡萄牙殖民主義，一方是所有非洲各國人民，表示他們與其在安哥拉及其他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弟兄們團結一致。

四二．對我們非洲人，問題隨時隨地都是恢復我們被人搶去的主權，我們被摧殘的尊嚴，我們的思想及行動自由，簡言之，是我們作為民族、國族及自由與主權國家的真面目；對葡萄牙殖民主義，問題隨時隨地都是推行不能成功的工作，以圖使他所掠奪的非洲屬地不被民族主義的狂潮所吞沒，不受非洲所有各民族根本精神所在的全部解放願望所克服。

四三．在第十五屆會及第十六屆會，第四委員會、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各次辯論，我們現有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以及第十六屆會續開後在這個講台上所作的各次發言，都充分暴露了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性質及安哥拉情勢之極端嚴重。

四四．因此我們認為無需重述許多發言人已經提及，且已使一切具有善意人士相信安哥拉人民飽受慘禍的各項顯明事實。

四五．我們認為所提出的文件及言論足夠暴露壓迫及恐怖政權，強迫勞動辦法，有計劃侵犯一切形式的自由，無數的羞辱，破壞主義的行為，以及葡萄牙殖民地當局為求阻止安哥拉民族主義狂潮而空自推行的殘害人羣政策。

四六．因此我們只擬略一提及這一切，並僅堅決宣稱這一切事實及此項政策亦見於非洲所有其他葡萄牙殖民地，我們所辯論者雖係安哥拉問題，但我們須加徹底判斷並譴責者是整個葡萄牙殖民制度。

四七．因此，幾內亞代表團雖認為無需詳論葡萄牙被控在安哥拉的罪行，但認為必須極慎重推敲，因辯論結果而須採取的態度，以求確使安哥拉人民迅速獲得獨立及國家主權，這是對葡萄牙統治下非洲人民的痛苦的唯一現實及確切解決辦法。

四八．這種解決辦法是非洲、亞洲及其他各地所有民主組織的一致要求，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鄭重宣告的辦法。該決議案譴

責使任何民族屈伏於外國統治及剝削之下，並主張所有殖民地人民立即並無條件獨立。

四九．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其後一貫通過同樣的決議，所以對此項非洲民族主義所要求並經聯合國通過的政策之唯一障礙，只是葡萄牙政府對國際輿論及聯合國的不斷反抗與公開叛亂。

五〇．全世界均顯然知道葡萄牙自一九五五年獲准加入聯合國以來，違反了憲章條款的精神與文字，以及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關於解除殖民地制度的歷次決議案。

五一．這些事實不說自明。自從通過解除殖民地制度宣言之後，葡萄牙政府自稱因為它沒有殖民地，即不受聯合國此項莊嚴決議的影響。此外葡萄牙簡直嘲弄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該決議案規定各會員國所應遵循的原則，藉以決定有無依憲章第七十三條遞送情報的義務。

五二．大會於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中承認獨立要求為各民族的正當願望，剝奪其自決權利為對人類福利及國際和平的威脅，請葡萄牙提供關於安哥拉非自治領土的情報。葡萄牙當局對該決議案的答覆只是譏笑與侮蔑，以致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譴責葡萄牙政府繼續不遵行其為會員國的義務。

五三．大會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小組委員會，調查安哥拉情勢，並請葡萄牙政府迫切考慮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其後安全理事會以其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請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在安哥拉的鎮壓措施，並予小組委員會以一切便利，俾得執行任務；它也希望能够獲得和平解決。這兩件決議案所得的反響又只是橫蠻拒絕與全無理解，總理沙拉查親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對葡萄牙國會說明如下：

“請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在安哥拉的鎮壓措施只是作戲，因之毫無接受此請的希望。”

五四．總之，這就是葡萄牙政府對聯合國及其各項連續決議的抗叛活動的動人清單。

五五．對葡萄牙政府這種反抗及挑釁態度，有何辦法？答案很明顯。計劃既已確定，所求達成的目標既已在聯合國各決議案中明白說明，大會於本辯論結束時的任務在基本上應為堅持實施程序。

五六．解決辦法只有兩種：是我們衷心希望並熱切要求的和平解決，或是葡萄牙政府的輕率政策似乎迫令我們採取的武力解決。

五七．關於此點，應該指出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達荷美政府很有禮貌地請聖約翰巴提斯他德阿休達小堡的葡萄牙司令官撤離該堡時，他以某種無可理解的老朽傲氣，拒不遵行，直到警察進行干涉之後，方將住宅及文件均行焚燬，將這個小包圍地淪為灰燼，方行離去。

五八．印度領導人仍以其智慧、遠見及愛國主義阻止了葡萄牙在哥阿、達曼及第烏實行這種“焦土”及全部毀滅政策，這幾處已經永遠解除了葡萄牙殖民地制度。這些包圍地人民對解放軍隊的熱烈歡迎，使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當地代表們驚懼束手的歡迎，非洲、亞洲及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積極反殖民主義力量所給予的鼓勵及同情，尤其是印度人民的歡欣及熱情，向印度總理生動而狂熱地表現了他所作的歷史性決定如何受人歡迎，這一切均可作為葡萄牙及其友人們的教訓。但是不幸並非如此，而且相反。這種所謂葡萄牙的不幸竟被人們用為理由，堅稱有在此或在彼採取和緩手段的必要。我們認為這是確保葡萄牙失敗的最好辦法。

五九．最奇怪的理由亦曾提出並利用，以為葡萄牙殖民主義轉圜。但我們亦欣能指出確有若干特出的例外。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社論描述葡萄牙形態如下。社論於指出沙拉查曾說到“非洲所謂的變革之風”及葡萄牙代表於本辯論之初說到“所謂安哥拉情勢”之後，續論如下：

“這種不能察覺及了解我們現所生活的時代的現實，這種葡萄牙的夢境，過去歷史的偉大似幽靈一樣存在其間，這就是世界其餘各地，除少數不合時代的例外者外，所遭遇到而不能了解或看不起的。友好國家如英國或巴西如何能洞察不顧邏輯、真理及現實的心理呢？……

“在提到葡萄牙人時，常會令人想起一個歐洲的老看法。這就是葡萄牙人是有自殺傾向的民族，不是個人有此傾向，而是整個種族有此傾向。今日在想到葡萄牙時就難免想到此說，它生活於其古老的獨裁制度及帝國思想中，而其所處的世界已經把葡萄牙拋在後面，像是颶風吹過，房屋傾圮，只留下一個不穩固的門面。

“葡萄牙的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殖民地終將以某種方式達致獨立。如果里斯本政府能夠助成此事，對它們，對葡萄牙，均較為有利。”

六〇．沒有人能夠猜疑紐約時報是為非洲民族主義服務的，但它如此動人訴說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葡萄牙確是顯然表現反常及老朽的徵象。但是我們認為因此更有理由要幫助它終止其殖民地冒險，終止因歷史惡運而受葡萄牙統治的非洲人民的壯烈犧牲，防止它再行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們如果專門注意侵略者而不注意受害的安哥拉人民，及侵略所致關涉非洲各國人民自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後果，實屬矛盾。

六一．事實是在一個人喪失理智時，須受特殊保護，其性質與嚴厲程度隨其情況而有不同，自妥加監護至束身緊衣不等。在國際方面，於一個國家的政府如葡萄牙政府現在這樣顯然喪失理智時，亦無不使用同樣方法的理由。

六二．我們要明白宣告我們並不反對葡萄牙人民，但不能容忍其政府所採行的政策，而首先受此政策之害者正是葡萄牙人民。為葡萄牙人民本身的利益計，必須將葡萄牙政府以外交緊衣束住。

六三．自由、正義、尊重憲章及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全都要求立即停止葡萄牙在安哥拉進行的戰爭，並對該領土及葡萄牙統治下所有其他領土實施歷史性的准許殖民地人民及國家獨立宣言的規定。

六四．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於其報告書結論中指出葡萄牙當局面臨歷史性的選擇：或是依賴使用武力，經受其必有的痛苦、損失與不知結果如何；或是響應世界輿論，採取適當措施，建立與安哥拉人民的新關係。

六五．我們完全同意此項分析。極不幸的是葡萄牙作了選擇，選擇了武力。這可以自總理沙拉查先生最近對葡萄牙國會的發言中顯然見之。他在說到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目標時，毫不諱言地說道：

“……這種主張綜合多種族社會的政策對現時要致力於解放葡屬非洲者引起極嚴重的困難。他們來得太晚，因為工作已經完成了。這個團結不容許任何轉移、割讓或投降。全民表決、複決或自決等法律辦法，在我們的體制中亦無地位。”

六六．不可能有較此更明白及切實的對非洲民族主義的宣戰。非洲民族主義要求我們大陸沒有一處可以成為非洲以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延長。

六七. 情勢既然如此, 大會必須明白表示其立場。我們認為本大會的責任在辯論結束後很少像這樣明顯及簡單。自葡萄牙選擇武力解決後, 事實是安哥拉續有戰爭, 情勢並未改善, 反而繼續不斷惡化。任何人均顯然可見安哥拉人民在其最優秀的兒女們領導下拿起武器, 所求不僅是若干小改革, 更不是實行葡萄牙政府所夢想的不可能的同化政策。這個人民的最後成功是沒有疑問的。這個拖延已久的悲劇的必然結果是安哥拉人民的獨立與主權。唯一的問題是實現這個獨立, 是經由我們所期望的正常及和平方法, 或是相反地, 必須在因葡萄牙殖民主義在安哥拉進行的拚命後衛行動而作不必要的犧牲與不知後果如何的紛擾後, 獲得獨立。

六八. 我們辯論的一個明顯結論是葡萄牙已自示其根本不可能達成安哥拉情勢所要求的和平及公正解決。葡萄牙領導人們拒不接納“邏輯、真理與現實”, 應受聯合國的特別保安處分, 以便遏止並撲滅他們在安哥拉所點燃、及他們在非洲所佔各領土內醞釀的火焰。

六九. 在這種情況下, 大會不可有片刻遲疑, 應即採取具體步驟, 依照我們現時代的堅決要求, 確立即滿足安哥拉人民求獨立及主權的合法願望。這些步驟中應規定:

(一) 立即終止鎮壓措施;

(二) 釋放不論拘押何處的一切政治犯;

(三) 現在領土境外的所有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返回安哥拉, 不因其行動而有受懲處的威脅;

(四) 葡萄牙所有的北約組織盟邦拒不給予任何援助或協助, 尤其為可以對安哥拉人民使用的武器及彈藥;

(五) 完全禁止運送任何武器及彈藥至安哥拉, 並撤退奉派加緊鎮壓的葡萄牙軍隊;

(六) 對有關安哥拉所發生的政治事況的一切行動普遍並無條件實行大赦。

七〇. 我代表團也認為應對葡萄牙政府堅決譴責其在安哥拉進行的殖民地戰爭, 並應依照憲章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對該政府實施有力制裁。這兩項步驟無非是認可及證實絕大多數世界輿論的希望。

七一. 但是我們尤其要強調大會對安哥拉人民及葡萄牙統治下其他非洲人民的特殊責任。葡萄牙政府既已表示它不聽任何呼籲, 證明它根本不能依照我們現時代的要求而行動, 我們在本辯論結束時如有任何

軟弱, 就是未能履行我們的具體義務, 未能對葡萄牙盡力, 且極不幸地延長安哥拉人民的犧牲。

七二. 我代表團認為這些是我們所需要的建議, 俾得迅速並和平解決安哥拉的嚴重情勢。如果聯合國在這個造成極大實質及精神痛苦, 極多恐怖及羞辱表現的可怕悲劇中未能負擔其全部責任, 安哥拉人民別無選擇, 只有繼續其解放鬭爭, 確知他們得有一切求正義、自由與和平的人民的積極團結支持。在這種情事中, 非洲各獨立國家政府別無他途, 只有採取協同行動, 保衛其非洲本土的重大利益, 這種利益在安哥拉受到了嚴重危害。

七三. 不管發生何種情事, 幾內亞共和國政府將與其非洲各友好及自然盟邦密切合作, 沉着並堅決履行其義務, 在安哥拉人民所受、及所有爭取完全解除殖民地統治的非洲人民所受的殘酷苦痛中完全團結。

七四. 我們充分認識我們要求在本辯論結束時所作的決定, 對安哥拉人民, 對非洲及世界各地和平, 及對聯合國的道義權力及今後展望, 均有極大後果。

七五. 我們誠懇希望每一位代表的責任感及本大會的集體智慧可以使我無需再上這個發言台, 在為時或已過遲之時, 再說一次: “我早就對你們說過了”。

七六. Mr. BROOKS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及人民以深刻關切之情, 注視過去一年中安哥拉事況的演變。本大會大多數會員國同深關切, 可由其指派我們現在審議其報告書的小組委員會的決定中見之。指派該小組委員會係強調我們確信聯合國確可負起重要任務, 協助解決這個悲痛情勢。

七七. 加拿大代表團讚佩小組委員會各委員處理及執行其艱難任務的認真及客觀態度, 對其報告書中某些特殊之點, 自有不同的意見, 但我們認為它值得由本大會充分支持。對於小組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所表示的希望, 當然不能有所保留:

“...聯合國及其各會員國可採取其他適當行動, 勸請並協助葡萄牙政府及安哥拉人民進行符合憲章的和平解決政策”[A/4978, 第四七四段]。

七八. 我再說一次, 加拿大讚佩該報告書, 並欣慰亞非決議草案[A/L.384/Rev.1]各提案國密切遵循了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七九. 小組委員會於其報告書中強調安哥拉人民的悲苦情勢。在去春發生的變亂中, 死亡者數以千計, 負傷者更多, 有十五萬安哥拉人逃奔剛果(雷堡市),

安哥拉北部的房舍村落有廣泛的破壞。加拿大各教會所得關於破壞基督教堂及安哥拉人民所受痛苦的情報，證實了該報告書。

八〇．小組委員會表示它相信去年使安哥拉大亂的衝突，係因安哥拉人民不滿意現有情況而起。如報告書所指出，葡萄牙最近興辦若干改革，於實施後可能略平怨忿。我們歡迎此項行動。但是這些改革遠不能達到去年四月中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的要求。

八一．要期望安哥拉人民不受過去數年內席捲非洲的希望並要求獨立、自由及平等的波濤的影響，那是不合現實的。圓滿政治發展的先決條件是非自治領土的人民與其管理國之間，對最終目標應有廣泛普遍的協議。此中包括明白承認自決為政治發展的目的。其結果不必為急遽破裂其與管理國間建立已久的聯繫；我們已經看到在達致獨立之後，經濟及文化聯繫如何仍舊存在並增長，甚且繼續政治聯合，亦無不可。但是屬地人民堅持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命運，安哥拉人民自不容他們自己獨為例外。

八二．加拿大代表團認為決議草案中要求葡萄牙政府從事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以便將權力移交安哥拉人民的部分，是走向恢復並保持和平情況的重要步驟。達致自決的方法及進向該目標的時間固可商談，承認並確定該目標卻不可或緩。

八三．我代表團同意小組委員會的判斷，鑒於憲章規定，此項情勢的國際反響，以及其對非洲及世界和平的意義，聯合國必須繼續致力探求安哥拉問題的和平解決。

八四．由大會四十四個會員國提出的決議草案可使聯合國繼續檢討安哥拉問題及其建議的實施情形。葡萄牙政府的積極合作可以提供最好的希望，早日結束衝突，促成和平達致聯合國有關安哥拉問題各決議案中所述的目標，及恢復葡萄牙與安哥拉人民間的和睦關係。

八五．我們深信亟需進行這種合作努力。葡萄牙對該國的物質發展，曾有重大貢獻。一個錯誤決定可能摧毀過去所完成的一切。此時若有明智決定，可以奠定一個新的興盛國家的基礎，在友好與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葡萄牙保有密切關係。

八六．Mr. CSATORDAY(匈牙利)：在聽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辯論時，一個人所得的印象是差不多毫無

例外，各代表都同意殖民地帝國是過去的現象。我們全都目睹它們崩潰，看到新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興起，首先是在非洲大陸。在本組織中亦曾宣告並證明殖民主義終須有效廢止。

八七．在舉世週知為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大會“鄭重宣佈有迅速無條件終止各種形式之殖民主義之必要”。

八八．大會第十六屆會於其第一期會議工作中檢討該宣言實施情形，不得不於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中宣稱：

“...若干地區內情形與宣言第四段之規定相反，仍在對未獨立民族加厲採取武裝行動及壓制措施，剝奪彼等和平自由行使其享有完全獨立權利之特權。”

同決議案又宣稱在許多託管及非自治領土中，並未忠實執行該宣言的規定。

八九．我們全體顯然可見殖民主義雖已達到必須消滅的階段，某些殖民國家仍然抓緊它們的所謂“屬地”，尤以葡萄牙為然。現時葡萄牙本身，及其關於殖民地的觀念，已成為不合時代的象徵，一個不僅為人所共恨，而且過去已久的時代的象徵。我們不但要宣告，而且要使葡萄牙了解，不能以中古世紀的思想來抵抗二十世紀的主要思潮。

九〇．對問題作更密切的檢討，我們可以說葡萄牙代表在退出大會此項辯論前所作的激烈言論，引起了兩套截然不同的問題。一套是關於事實的，那就是去年在安哥拉發生了什麼事；另一套是關於原則的，那就是安哥拉是什麼？

九一．我要先論第二個問題。在論這個問題時，所用的正確準則是大會的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依據該宣言，一如依據聯合國憲章，安哥拉是一個殖民地，而非葡萄牙的一省，它是在不同大陸上的全然不同的國家。事實上，在葡萄牙統治下數百年中，它從來不是一個省。稱之為省的主張是十五世紀對二十世紀的讓步，是稱圓為方的實例。美國專家 James Duffy 教授去年在外交季刊發表的論文中說：

“今日小小的葡萄牙仍為非洲三個世界上最老的歐洲人殖民地領土的主人...如果幸運一點，它可能不久就恢復其過去的特殊地位為非洲唯一的殖民國”。²

² 外交季刊，一九六一年四月，第四八一頁。

九二. 這位作者在該文中分析：第一，為什麼安哥拉是一個殖民地；第二，為什麼葡萄牙拚命要保住它。我願引述若干有關段落。他在一處說：“事實是葡屬非洲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有選舉權的葡萄牙公民”。³ 在另一處他又說：“非洲人被留在中古世紀的無知及孤立的世界中”。⁴ 他又說：“政府所要作的實際上是要使非洲人相信屬於葡萄牙比獨立好”，或者，換言之：

“……政府希望於數年內實現的是將非洲社會改變成類似葡萄牙農民社會：虔誠勤勉、半文盲、政治上保守”。⁵

九三. 關於葡萄牙的這些目標成功與否，文章作者作了下述啓示性的言論：

“葡萄牙即令確有此心，也無力進行任何大規模社會及教育改革方案。葡萄牙是一個窮國。它在西歐諸國中，每人平均所得最低，每年略多於二百三十美元；而文盲率最高，約為百分之四十五。它的人民有為數可觀的部分僅能勉強維持生活”。⁶

九四. 在這篇文章中，以及許多其他書籍、文章及聲明中，有許多其他有關言論可以引述，事實上在本辯論中亦曾引述了很多。它們足夠藉以達成結論。

九五. 依照任何及每一種二十世紀中葉的標準，安哥拉是一個殖民地，並依照同樣的標準，有權達成充分民族獨立。辯論的兩方，即一方為世界社會及一方為葡萄牙，所用的不是同一種語言。世界社會以許多差不多一致同意的決議案表示其意見，以二十世紀的語言發言。葡萄牙的語言是中古世紀的語言。這種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甚至作家威爾斯的有名的“時代機器”亦不能解決。從純學理的觀點所見的情形如此。

九六. 有人一再提出的理由說葡萄牙如果撤退，安哥拉不能自存，此說本身即有矛盾。殖民國家葡萄牙喪失一個殖民地，可能因之受有損失；但是一個殖民地得到獨立，只能自此舉獲得利益。此點可由所有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獲得充分證明。

九七. 我提出這些點的目的，只是說明即令沒有罪大惡極的集體殲滅安哥拉人民情事，葡萄牙立場中亦無一點可在過去兩世紀內產生的思想之前立足。事

實上，葡萄牙代表的演說[第一〇八八次會議]中對此亦有微薄的認識。記得在去年首次發生暴動時，他以全副武裝出現，將事實上係葡萄牙數百年來恐怖及壓迫政權及土著人民對其反響的結果，歸罪於國際共產主義這個妖魔。葡萄牙代表於其在第十六屆會本期會議的演說中，改變了語調。他泛泛地說到聯合國某些會員國，也說到鄰國等等。他說得很空泛，因為在他過去及現在所述的各節，全非事實真象。

九八. 去年的事況大大改變了情勢。我將極簡短地重述其經過。所述極簡，因為在我以前發言的許多人已經充分並明白說明了有關的事實。

九九. 我的發言的這一部分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該報告書追述一九六一年二月間的事況，宣稱“政府軍隊有嚴厲鎮壓及報復情事，很多非洲人，包括無自衛能力的男女及兒童，因葡萄牙傘兵及其他保安力量以機關鎗掃射及轟炸的結果，以致死亡或負傷。”[A/4978, 第七十三段。]

一〇〇. 生命的損失與時俱增。依照該報告書，“至一九六一年五月底時，因衝突而死者數以千計，難民逃亡者有數萬人……”[同上，第一〇五段]。

一〇一. 我們全記得這兩種人的數額與時俱增。事實上仍在增加中。又經確定的事實是，與葡萄牙所述相反，事變並不限於安哥拉北部，又依照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許多受教育人士成為衝突的犧牲品……因為他們被疑為土著人民的真正或可能領導人”[同上，第一二九段]。

一〇二. 我所要提到的另一個來源是監理會佈道委員會教育及研修聯合科新聞處的一種出版品，題為“安哥拉的戰爭”。文章的資料多半根據其在安哥拉的教會代表們實地調查的結果。這件出版品對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概括提出的若干點，提供了具體的例證。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發佈的新聞稿題為“安哥拉現代化警察係希特勒特務所訓練”。其中說到：

“葡萄牙很厲害的國際警察據稱首先係由希特勒特務訓練。許多特務辦法現在於安哥拉廣泛使用。”

一〇三. 關於一般葡萄牙殖民者對解決安哥拉“問題”的看法，下文是很好的實例：

“一個農村葡萄牙人對非洲佈道教師說：‘如果我們准你們繼續辦學校，你們的兒童將比我們

³ 同上，第四八四頁。

⁴ 同上，第四八六頁。

⁵ 同上，第四八七頁。

⁶ 同上，第四八九至四九〇頁。

的兒童精明，將來他們會成主人，我們的兒童成奴隸。我們不能容許此事繼續下去。’

“因此學校被毀，這位教師被准逃走。他的許多同事或者與學校同遭毀滅，或被監禁。”

一〇四．現在轉論另一方面，在過去一年中，安哥拉人民的抵抗有了組織。事實上，葡萄牙人照本世紀殖民地戰爭的慣例，以其殘酷的壓迫方法，助成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組織。這種結論多少可於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第三編第七節中見之。

一〇五．自當地評斷，去年發生的急遽改變包括兩種因素：葡萄牙殖民主義不能以“常規殖民主義者壓迫方法維持其中古世紀的統治，乃從事大規模屠殺；在安哥拉人民的鬭爭中，民族解放運動取得了確定的形態。這兩種因素均使聯合國必須而且可能採取行動，而且要堅決並迅速行動。

一〇六．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為止。安哥拉及葡萄牙均不能在今日的世界以外生活。關於此點，我願再簡短論及大會現有問題的兩個方面。

一〇七．第一是安哥拉這個非洲國家所處的情況。從這個觀點言，非洲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現在分成兩類國家。一類包括所有已獨立及尚未獨立的非洲國家；另一類包括南非共和國的歐裔非洲人，羅德西亞的白種移殖民，及葡萄牙各殖民地的白種移殖民，包括安哥拉的移殖民。Duffy 教授於我所提到的外交季刊的文章中論葡萄牙移殖民如下：“他們的言論及行為與南非的歐裔非洲人政策密切相似。”⁷我想無需詳述事實來證明上述結論。

一〇八．二者不但極其相似，而且在所有各方面均係真實，這三個白種殖民主義少數人民的願望亦然。我舉一個例來說明。據英國報紙（導報）稱，依照一方為葡萄牙，一方為南非共和國與羅德西亞所訂的協定，前者每年自其各殖民地提供非洲人十六萬五千人至二十萬人，供後二國礦場使用。

副主席 *Mr. Ortiz Martin* (哥斯大黎加) 代行主席職務。

一〇九．關於非洲人自己的意見，我願提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所引述的一九六一年五月蒙羅維亞非洲獨立國家會議的決議案。該會議請：

“...‘所有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對安哥拉非洲人爭取自立的鬭爭，給予全力物質及道義支持；

向世界良知呼籲反對暴行及對安哥拉人民的血腥鎮壓’。”[A/4978, 第四一三段。]

一一〇．但是即此尚非全豹。如果我們止於非洲的疆界，就未能探索到問題的實體。問題的根源在於古拉丁的問題：對誰有利？將安哥拉、南非、西南非及羅德西亞的土著人民留置於現有的殖民地及被壓迫地位，對誰有利？

一一一．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安哥拉。對這個問題最明顯的答案是葡萄牙。Duffy 教授以下文表示此說：

“葡萄牙出口商品的一個巨大部分，尤其是酒及棉織品，輸往非洲，葡屬非洲產品如咖啡、茶、西沙麻、柳乾核、鑽石等，推銷於世界市場的百分比益見增加，經濟景況並非完全有利，但較前為佳，如果沒有非洲所屬各省，葡萄牙本土的經濟即將大受損失。”⁸

一一二．但如比利時之於剛果，葡萄牙在安哥拉如專靠其本身資源，在財政上及軍事上均不能立足。但是葡萄牙並不孤立。它得有北約組織各盟邦的全力支持。我在辯論的本階段亦不擬引述許多詳細事實，但只擬提及兩點。第一是紐約時報所稱西德供給葡萄牙手提機關鎗一萬柄，備在安哥拉使用；第二是美國供給的三億美元軍援，如果無此援助，葡萄牙陸軍即無能力從事此種長期戰爭。

一一三．我們在此地必須略加推敲。美國的虛偽態度確可欺騙若干易於受騙的人。為什麼？因為美國教授們譴責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態度，美國傳教士們譴責葡萄牙在安哥拉的行為，此中當然有許多人出於真正的信念；不但如此，美國在聯合國中的官方代表也正式而且官方地對葡萄牙大搖其頭，例如美國代表史蒂芬孫先生昨日所說的。我引述他的話：

“我們向葡萄牙政府說明我們的意見，此項解決辦法必須包括該領土各族人民的充分自決，並曾勸它修改其政策，為此目的加以調整。”[第一〇九七次會議，第二十一段。]

一一四．我們聽到這種主張和平解決及贊成自決權的言論，實感欣慰，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美國國務卿同時在另一個會議中作另一種精神大不相同的聲明。美國如果沒有這些矛盾及南轅北轍的行為，其反殖民地態度將如何美好！

⁷ 同上，一九六一年四月，第四九三頁。

⁸ 同上，第四八一頁。

一一五. 如我們全體所知，同樣的美國對南非共和國同樣搖頭。但同樣的美國竭力阻止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對南非共和國採取任何有效措施。美國對葡萄牙及安哥拉也採取同樣的行動。

一一六. 我要向大會指出例如美國代表團力圖阻止可能通過制裁辦法的安全理事會辯論安哥拉問題。投票反對制裁辦法，顯然難堪，因為那樣就會摧毀近來大力造成的反殖民地的神話。只是在我們現世紀中，神話極為短命，這個神話亦非例外。

一一七. 人們都知道美國在非洲投資的一個重大部分正是在南非共和國。因此有我們所見到的努力。安哥拉亦復如此，該地我們無須僅應付美國獨佔企業及政府與其盟國最惡劣的殖民主義方法的內在團結。俗話說“即係魔鬼，亦非為作惡而惡”。美國獨佔企業在安哥拉頗有勢力。我舉一個具體的實例。安哥拉鑽石公司有它們的資本。各位記得 Duffy 教授的簡明清單嗎？其中提到鑽石亦推銷到世界市場。這就是進入世界市場的方法。該公司以對礦工給予最低工資聞名。它的利潤在一九五八年達二千萬美元。我不敢說美國股東們會如何追隨其政府代表在聯合國中的“崇高”立場，反對其葡萄牙同事們的不人道行為。它大概亦可與英荷兄弟集團在莫桑比克或葡屬幾內亞的石油讓與權相比罷？

一一八. 由此可以見其全貌。對誰有利的問題亦可有答案。像在所有其他殖民地問題中一樣，答案是美國領導下的北約組織，因為美國直接獲得利潤，從有關人民的血汗及生命中榨出來的利潤。

一一九. 我們不能無視世界上現有的歷史性情況。地方戰爭已經沒有了。每一個地方衝突均會爆發成全面戰爭，牽涉到許多贊成或反對有關人民的進步、繁榮及自由的利害關係國家。由上文所述可以顯然看到在現階段中，若干北約組織成員國，主要是美國，已經深刻牽涉到，也正因此而使葡萄牙能夠繼續其無恥的遠征戰爭，造成更多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同時威脅鄰國人民的安全，因而造成大規模國際衝突的溫牀。

一二〇. 如我們全體所知，安哥拉問題業經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討論，並通過了決議案。我代表團認為鑒於情勢嚴重，大會必須首先採取確切立場，然後請安全理事會對葡萄牙實施必要的制裁。

一二一. 因為這些原因，我代表團支持保加利亞及波蘭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3]。我們認為該決議草案表示聯合國根據憲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

五)，支持安哥拉人民獨立的權利。事實實際實施反殖民地宣言，聯合國不能“客觀地”坐視。它必須採取有效步驟，維護其會員國的反殖民地立場。因此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這個問題是正確的。聯合國不能以“希望”殖民主義消逝為滿足。在反抗殖民主義的鬭爭遇有需要它作出重要貢獻時，它即須有所貢獻。對安哥拉人民應該給予獨立，聯合國應對此加以保證。必須有一個有力而且明確的決議案完全並切實制止殖民地壓迫及殖民地戰爭。我代表團將投票贊成這件決議草案，我們並希望該草案能獲得所有真正反對殖民主義者，願意以行動而非僅空談擁護安哥拉人民的權利及生命者的支持。

一二二. Mr. BAROODY (沙烏地阿拉伯)：我無意以沙烏地阿拉伯代表的資格，在這個發言臺上譴責或寬恕直接或間接捲入安哥拉衝突的任何當事方面，同樣地，我的亞非同事們就安哥拉問題發言者多半並非心懷仇恨，吐之為快，亦非對葡萄牙的頑固立場洩憤，因為仇恨與忿怒均不能有助於葡萄牙與我們均為會員國的本組織的利益。仇恨與忿怒也不會促進探求迅速解決的過程。聯合國的立足點是和平及談判，不是指責與歸罪他人。

一二三. 鑒於葡萄牙之拒不合作，很可能有人問我們在葡萄牙實際上拒不參加我們的討論，採取與現時代顯明現實相去極遠的陳腐態度時，大會中的演說對充耳不聞的人會有什麼功效。答案是葡萄牙雖然不願聽善言勸告，卻不能不聽從安哥拉人民要求獨立的痛苦呼聲。退出大會不會阻止任何人民爭取解放。其他殖民國家的代表們亦曾退出大會場，但是他們一時的抵制並未壓抑自由鬭士的精神，亦未阻止我們履行我們的義務，設法在類似情勢中探求解決辦法。

一二四. 葡萄牙約在五百年前征服安哥拉，自稱對該國及其人民有所謂所有權。這就是所稱的歷史論據。這樣說來，阿拉伯人曾有一個時期征服伊比利半島，留居該地八百年之久。高盧有一個長時期是羅馬帝國的一省，不列顛諸島的一個大部分亦然。試看古代地圖，即可見帝國的疆界如何縮小或消失新國家如何產生。我們能使歷史逆轉嗎？我們阿拉伯人能對包括葡萄牙在內的伊比利人說“把你的土地交給我們，因為我們曾在你們的半島上行使權力及統治權達八百年之久”嗎？

一二五. 如果義大利對法國人及英國人說它對他們的國家有主權，因為它們有一個時期是羅馬帝國的

組成部分，他們的反應將如何？如果任何現代國家竟然真依據這種歷史理由作這種假定的要求，實在可笑。葡萄牙另又提出一個理由，這就是所謂的憲法論據。若干年前在里斯本以一舉筆之勞，將安哥拉及其他葡屬殖民地併入母國，稱它們爲省。

一二六．約達大西洋之半的距離不管。安哥拉人民在人種上與葡萄牙人全不相關亦不管。葡萄牙政府完全無視人民及國族自決的權利。並不問安哥拉人民是否要他們的國家成爲葡萄牙的一部分。當權者武斷決定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即成定局。葡萄牙政府似乎全不了解近代各大殖民帝國的遭遇，以及全世界億萬殖民地人民賴其堅決意志終得獨立的事實。它竟仍以其與各殖民地領土的虛偽聯繫，只是桎梏的聯繫，爲其要求的根據；否則安哥拉人民就不會爲解除這種桎梏而奮鬥。這一切陳腐的歷史理由既因世界各地人民的民族意識覺醒而不能成立，所述的人爲憲法聯繫在實際上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就很可以問葡萄牙有什麼深刻的動機，要它以那種方式在安哥拉行動。那個動機並不難找。我們希望葡萄牙，或者該說葡萄牙政府，能够披歷所思，說明葡萄牙的畏懼原因何在，以便我們全體合作，協助葡萄牙探求正確及適當的解決辦法。

一二七．我們均願葡萄牙能够坦白說“我在安哥拉的利益以經濟爲主”。如果葡萄牙能够如此坦白，告訴我們它需要安哥拉支持它的國家經濟，然後葡萄牙和我們方能善爲處理這個問題，探求解決的方法。葡萄牙與其他殖民國家相同，因三個主要原因而取得領土。第一是獲得原料；第二是廉價土著勞工；第三是使其製成品得有保護的市場。固然取得有些殖民地是爲了戰略及軍事目的，但其動機在基本上似爲經濟。有些好大喜功的國家有時也說如果放棄殖民地領土，就會危及其國家威望，這是一種虛偽的威望，與虛偽的自尊相同，通常顯示其另有動機。但是我認爲葡萄牙恐懼的實在理由多半是怕在准許安哥拉人獨立之後將遭受巨大經濟損失。

一二八．但是整個情勢的重點是安哥拉人民必將達致獨立，愈早則對所有有關方面愈佳。安哥拉爭取自由的鬭爭如果拖延下去，原已動搖的葡萄牙經濟終將崩潰，不幸的葡萄牙民衆的痛苦即令不比安哥拉人民的痛苦更大，亦必相同。既然雙方均不應流血及損失財富，爲什麼要有這種無意義的損失呢？葡萄牙終將遭受損失；我們看到其他殖民國家在洶湧的自由力

量前讓步。在另一方面，葡萄牙如能准安哥拉獨立，它不但可在自由及主權的安哥拉維持其經濟利益而且還能大規模加以發展。葡萄牙只要看一方爲各母國與一方爲其已得獨立的前殖民地間的興隆貿易就够了。

一二九．我們不是在此地譴責或威脅葡萄牙。我們所要作的只是與葡萄牙說理，並且向它保證，從我們在非洲其他各地與亞洲的經驗看來，一個自由的安哥拉是促進葡萄牙與安哥拉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好保障。

一三〇．如果葡萄牙堅持鎮壓安哥拉人民，將另有何種結果？結果定是戰爭，可能很容易牽涉到非洲及別處的許多其他國家。甚至大國們都知道戰爭中不復有戰勝國或戰敗國，因爲不但全在生命與物質方面有所損失，而且人類變成野蠻，墮落到最低的水平。

一三一．我並未論到在安哥拉保障人權之重要，雖然這是在聯合國討論多年的問題。戰時能够維護任何基本人權嗎？我如果要援用世界人權宣言或引述本屆會第三委員會已通過諸實體條款，不久即可由大會核准的人權公約草案的規定，豈非笑談。是的，那是笑談，因爲我們固然有提倡這些權利的義務，卻發現自稱爲其最堅決擁護者的各大國在蹂躪這些權利。在這些大國的盲目及不開明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即稱民族主義者爲叛徒，大聲頌揚法律與秩序，而在其殖民地領土內屠殺愛國主義者，濫殺無辜。

一三二．人們更見空談人權。在像安哥拉及其他諸地的情勢中，自爲理解的行爲的結果多係偽善。只有在人們達到不殺害其弟兄以保護其所認爲本身利益時，我們的世界方能真成文明世界。爲任何殖民地戰爭辯護只是強詞奪理。

一三三．安哥拉人民充分有理由力圖自其殖民地桎梏求得解放，因爲民族自決權利不是基本人權之一、無之即不能充分享有其他人權嗎？我們本着與非洲弟兄團結一致，並願與葡萄牙同盟的那些歐洲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的精神，向那些國家呼籲，請它們勸告葡萄牙，停止在安哥拉的衝突，俾得使安哥拉人民和平達致獨立。除此之外，別無更有利於葡萄牙的方法。

一三四．關於我代表團參加提出的聯合決議草案[A/L.384/Rev.1]，我在若干同仁在這個發言台上提出該草案時所作的發言外，不能再有增益。但有一點值得一提。這個決議草案是亞非集團國家長時間妥慎推敲的結果。決議草案於前文中客觀述及安哥拉所有的

事實，在正文中規定亞非諸提案國所認為合理及有效的步驟，以求實現和平解決。

一三五。在結束發言之前，我們要感謝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足資楷範的報告書[A/

4978]。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團認為應該繼續利用小組委員會從中斡旋，俾得勸請葡萄牙及其諸盟國在近期的將來宣告安哥拉為獨立及主權國家。

午後一時散會

A/PV 1099

第一〇九九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PAVICEVIC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團首先要為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所完成的工作及其履行責任重大的任務的方法向它表示祝賀。聯合國竟在十二個月中第四次討論到安哥拉問題足見問題的重大，確有儘早予以解決的急迫需要。

二。南斯拉夫代表團不擬研討安哥拉問題的歷史，或敘述安哥拉境內的目前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及各代表——特別是在我之前到過本講壇的非洲國家代表——的演說都已詳細說明問題的歷史及安哥拉的目前情勢。鑒於情勢一直在惡化之中，復鑒於安哥拉境內的殖民地戰爭所能產生的危險影響，南斯拉夫代表團僅在本聲明中扼要說幾句話。

三。第一，葡萄牙仍舊盲目保持中古世紀的理論或假想，以為安哥拉是整個葡萄牙的一部分。葡萄牙的領袖們迄未瞭解安哥拉征服者、殖民者與總督 Paulo Dias 的時代早已沒落。對於葡萄牙非洲屬地的具有殖民地性質一點聯合國內並沒有其他的人會加以否定，即使葡萄牙的最忠實朋友也無法否定。

四。其次，葡萄牙一味漠視本組織的一切決議案。它拒絕遵行將安哥拉列為非自治領土的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葡萄牙拒不承認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它繼續不顧直接處理安哥拉問題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的決議案。¹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五。第三，葡萄牙政府對於我們當前的問題的政策與意向已由葡萄牙總理的演說辭加以明確說明。下面便是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轉載的一段文字：

“世世代代的同樣待遇已逐漸促進並鞏固了當初所預料到的團結。因此，它並不是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虛構，而是憲法所表達出來的社會、歷史事實。這事實對現在有意要獻身於解放葡屬非洲的人發生極嚴重的困難。他們來得太遲，因為工作已經完成。此項團結既不容轉移、分裂更不容放棄。全民投票、複決投票及自決等法律性的方式也和這種體制格格不入。”[A/4978，第三八六段。]

六。第四，有人會指責我們引證一九六〇年所發表的或許已不再反映葡萄牙官方態度的演說。不幸，葡萄牙消極頑固政策的確切證據卻是永不缺乏的。葡萄牙本身、它的領袖們以及它的代表們每天都竭力在提醒我們說他們違反時代的政策不變，要等他們改變政策是白費心機。葡萄牙代表就曾照着此種論調在他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的聲明中說我們的討論是非法的，“無非是本組織若干會員國以造成葡萄牙的分裂為最後目的而作的各種陰險行動的又一次”[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十二段]。照葡萄牙代表的說法，聯合國的決議案是“公開背棄為各國自由結合之基石的最神聖原則”[同上]。有人竟將安哥拉人民的反抗葡萄牙殖民地壓迫看作無非是“聯合國若干會員國對葡萄牙的明顯侵略”。

七。有人已好幾次設法——不祇是葡萄牙的盟國——請葡萄牙確認它的態度是不可能的，以期它會放棄不合時代而充滿危機的中古時代政策。不幸，葡萄牙代表對所有這些善意的呼籲與意見的唯一答案竟是下面的這句話：“……任何要討論安哥拉情勢的企圖均屬違反憲章而是對本組織威信的又一打擊”[同上，